



竞聘

□吕品

村里为了“五水共治”，要招收一名河道保洁员，负责村里北沙渚塘河的卫生。

王五得到消息，就去村里报名。

面对前来报名的王五，村主任老沈就有些奇怪，心想，这王五怕是开玩笑的吧？就问王五：“你不是好好地皮毛工厂里做钉皮工吗？咋要跳槽做保洁员啊？河道保洁员比你做钉皮工责任重，待遇也不见得高，你不后悔？”

王五说不后悔。

老沈见王五不像是开玩笑的，就说那好，你回家等待消息吧。

王五喜滋滋地回家，想自己如果做了河道保洁员，以后在河里捞垃圾，别人就不会在背后说是多管闲事了。还有人说得再狠，说这叫“洁癖”。是呀，王五喜欢清爽，从小就是在这条河中摸爬滚打长大的，见不得河上漂浮着脏物。

过了几天，老沈来王五家，说有事要对他说一下。

王五本以为老沈是来告诉他同意他做河道保洁员了，没想到老沈说这次做河道保洁员有点难度。王五以为自己听错了：“说啥？做保洁员还有难度！是不是也要考试？”

老沈笑了笑，说考试倒不用，原因是这次报名做河道保洁员有四人，而名额只有一个。因此，村里出台一个办法，就是让报名的人写份竞聘书，说说自己如果是名河道保洁员，应该怎样管理河道。

王五听老沈这么一说，心想，还真是有难度哩。不过，既然自己已报了名，哪有退缩的道理，便回答说：“有啥难？将自己的想法写在纸上不就行了。老沈你说是不？”

老沈提醒说：“你可别掉以轻心，你们四个报名的都要后天下午在村里的会议室里当着村干部的面念的。谁写得更全面更生动，谁做保洁员的希望就更大。对了，听说到时候陈镇长也来。”

王五心想，招个保洁员，咋整得像招公务员似的？

老沈走时，一再交待王五，说动点心思，竞聘书千万要写好。

王五送走老沈后，忙打电话叫在镇中学当老师的侄儿替他写那个竞聘书。

王五侄儿当天就将那个竞聘书写好拿来了。王五一看，手写的，字漂亮，内容更漂亮，便大叫写得好。看来，河道保洁员就非我莫属了。

那天下午，王五在厂里钉好皮，请了假，就骑摩托车往村里赶。王五经过北沙渚塘河上的那座锦绣桥时，无意中看见河中漂着一大袋装废毛的垃

圾。一见这垃圾，王五心里就窝火，“洁癖”的劲就又上来了。

哪个缺德的又往河里丢垃圾了？王五一边心里骂着，一边停好摩托车。他看了看表，想自己捞起了这袋垃圾，去村里还来得及。于是，他从附近人家借来竹竿，站在河堤上，用竹竿慢慢地将那袋垃圾捞到了岸边。当他好不容易将那袋垃圾拖上岸想松口气时，不想脚下一滑，滑落了河中。幸好夏天来临水不冷，王五会游泳。

那时桥上正好驶过一辆小车。兴许小车上的人见有人落水，就停了下来。从车里出来那个人说着什么想搭把手，见王五已游到岸边，才放心地钻进小车里走了。

王五从河里爬上岸来，想坏了，那份竞聘书肯定浸湿了。这不，他从衣袋中掏出那份竞聘书，此时滴着水，满纸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了。这可如何是好？王五本想回家换衣服，但一看时间，估计竞聘已经开始，便径直往村里去了。

王五到的时候，其他三个报名者刚好念完竞聘书。此刻，一见王五湿漉漉地来，都大吃一惊，问王五咋回事。王五说我不小心掉河里了。他不说是因为捞垃圾而掉河里了。他觉得那样的话，人家准以为是故意装样子的。

村主任老沈皱了一下眉，说：“王五，这么不小心，快，念竞聘书只等你了。”王五拿出那两张湿湿的竞聘书说：“村长，我不读写好的，我讲几句话行吗？”

老沈说：“这咋行？你怎么这么不当一回事？”

王五想，这回肯定没戏了，掉头就想走。

这时，有人说：“你先别走，我见你是因为捞垃圾而掉河里的。这样，你先与其他三位在外面等一下，我与老沈他们商量一下，等会儿再宣布谁当河道保洁员。”

老沈说：“既然陈镇长这样讲了，那我也没啥好说的了。”

王五细看，那人不就是自己掉河中时在桥上喊话的人吗？原来他就是陈镇长呀。在外面等待时，王五坐也不是，立也不是。看着其他三位志在必得的模样，想自己肯定希望不大。

过了一会儿，陈镇长和老沈出来了。老沈说下面由陈镇长宣布由谁担任保洁员。

只听陈镇长宣布说：“王五！”

其他三个报名参加竞聘的人，睁大眼睛不相信地看着陈镇长。

只听陈镇长说：“王五虽然没念竞聘书，但他用他捞垃圾的实际行动已作了最好的回答！为啥这样说呢？那袋垃圾漂浮在河中，其他人为什么视而不见，唯独王五看见而且将它捞起了呢？而这，是做一个河道保洁员最起码的要求……”

心病

□付卫星

我跟老耿是邻居，每天早上一起外出遛弯。今早上老耿愁眉苦脸地说声病了，就让我自己一个人去了。

我心里清楚，老耿患的是心病。

老耿有两个儿子，老大从小乖巧，讨老耿喜欢；老二木讷内向，不爱说话，老耿横竖看不上眼。平时老大得到的老二得不到，老大考大学差几分，他多掏钱也供养；老二还没考呢，他就黑着脸说，别考了，考也是白搭蜡。他说老二将来能不能养活自己都是个问题，更别说给他养老了。据他讲，他曾对老二说过狠话，自己老了有老大养，到死也不用他管。现在他老了，老伴也不在了，老大在县城里工作，总说没时间来看他，所以他有点想老二。可一想起自己过去对老二不好，关系闹得挺僵，便又不好开口了。

老二这孩子我见过。

有次老耿感冒了，输了几天液，老二两口子得信后来看他，老耿横竖不开门，急得老二说不出一句话。他媳妇是附近农村的，很通情达理，在一旁一直劝老公。我看不下去了，就让他们把东西留下，说待老耿消气后再给他。老二两口子只好离开了。后来他们又来过几次，都没能进门。有次，我还看见老耿把老二送来的东西扔到楼下。我还知道，这老二两口子摆弄着一家小超市，买了房，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越是这样，老耿就越挂不住脸。

我在外面胡乱兜了两圈，放心不下老耿，就返回去找他。

老耿本来就长得黑，这脸一沉，就跟黑包公似的。他一见我就唉声叹气，一句话也不说。

我说：“你那点心思我懂，你啥病也没有，就是有点心病。”

老耿叹口气说：“还是你老哥了解我。”

我趁热说：“那你就别撑着了，父子爷们说开就好了。”

老耿犯难说：“可我以前对老二那样，话说得又绝……”

我说：“这有啥，从前是从前，皇帝的话还能往回收呢。要不我去跟老二说？”

“别，别去。”老耿连忙摆手说道，“泼出去的水不能往回收啦。”

“你呀，就是死要面子。”我知道他脾气倔，一时半会也说不动他，就抽身出来了。

第二天，老耿又和我一起出去遛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怕他伤心，没敢再提老二的事，气氛有些闷。

转了两圈后，老耿突然叹口气说：“上大学工作好有钱有啥用，不孝顺一切都白搭。”

我知道他是在说老大。老大两口子都在城里工作，听说老大还是一个小领导，可我很少见他们来看老耿。我问过老耿几次，他搁着老二这档子事，每回都想法儿为老大辩解。次数多了，他也就藏着掖着了，现在他竟当着我的面抱怨起老大了。

我几次都想背着老耿去找他家老二，想把老耿的意思传达给老二，可又担心老耿放下面子，只好作罢。

转眼到了秋季，风凉了许多。我们溜达了几个早上，老耿就有点吃不消了，不停地咳嗽。当天晚上，他发起了烧，第二天他就起不来床了。

我端来一碗姜汤给他暖身子，顺便问他：“跟孩子们说了吗？”

老耿摇摇头说：“说也白说。老大说要出外考察来不了，我算是白疼他了。”

到了中午我又去看他，老耿还是不提老二的事。坐了一会，传来敲门声，老耿精神一振说：“可是老大两口子来看我了，快去开门。”

我赶忙把门打开，原来是老二两口子 and 孙女。

他们提着大包小包走了进来。小孙女抢先扑到爷爷床前，一个劲地叫爷爷。老二坐到床前说：“爸，我也是刚听说的，就……”

老二媳妇一进门二话不说就拾掇起卫生，随后进厨房给老耿做饭。

老耿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欲言又止，只顾逗着自己的小孙女，眼里满是泪光。

那天我是悄悄离开老耿家的。老二是我叫来的，事先叫老二不要说出去，我怕老耿放不下脸。



投稿信箱：jz@cnb.com.cn
插图：严勇杰

